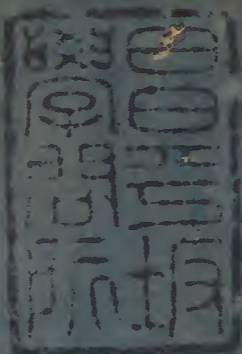


經濟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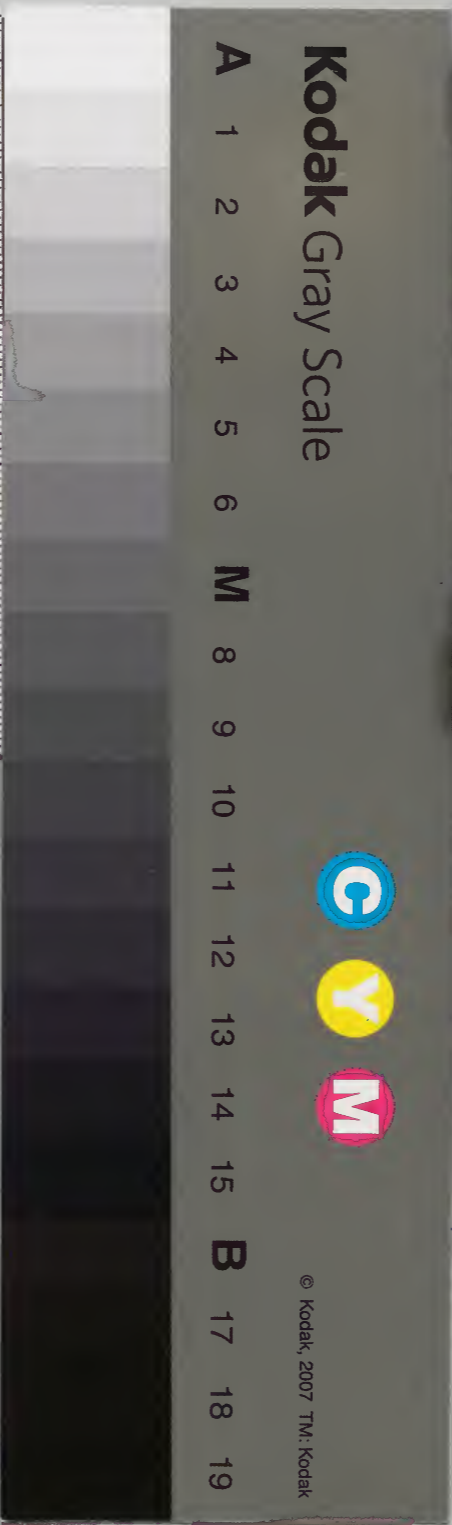
六十一之二
武功



漢書門類			
三〇三六	函	架	冊
一九三一	函	架	冊
四二	冊		

內閣文庫			
三〇三六	函	架	冊
四二	冊		
三六六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27)		
函號	366	78	



經類編卷六十一

淺首之庫

明公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七

戰略一 三十六則

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

經齊類編卷六十一

戰畧

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
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
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
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
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爾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

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棠
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
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
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還我
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鞞居新築人
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
與之邑唯噐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

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
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
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
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
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
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
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卻
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
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
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
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
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
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
師陳于鞏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
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
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
免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
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
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
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駕乘從左右皆

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
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鞞中蛇出於其下
以眩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
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
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
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
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
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
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

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
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
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
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
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
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
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
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
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
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
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
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
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
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

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債與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遠濶而止鄭慶鄭曰復諫違上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

去之梁由靡御韓簡執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逾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若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

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下貳圍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對曰征

紿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園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調君何對曰小人感調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遷自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

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
衛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
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
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
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二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
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
有僖僖負羈氏魏犢傷於曾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
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

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
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戒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
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
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
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
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
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
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
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

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之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

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

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巴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

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

肉袒牽羊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
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
亦惟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
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
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
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
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庭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
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

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
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
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
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
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
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蒞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
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
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逾
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
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
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
出而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

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
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
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
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
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也果遇必
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
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
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

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

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
 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
 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
 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
 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
 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
 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

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
 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
 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
 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
 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
 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

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棠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擊朔韓穿

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湯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

左晉人或以廣陵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叟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蔽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

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
 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
 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
 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
 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二曰鋪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
 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
 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
 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
 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
 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
 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
 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破退舍于夫渠不做鄭人

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
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
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
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
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擊如衛遂如齊皆
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
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誡義禮信戰之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言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
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
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
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
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
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免之吾不復見子矣姚
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
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又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

於軍中而疏行首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二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躡合而加躡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躡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

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
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
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
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
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
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
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
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
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
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
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
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
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毀以一
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
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毅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

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聞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
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
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
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
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
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毀
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
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
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
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袞欒鍼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
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
使不可調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
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
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
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
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

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薦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干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太夫命側側敢不義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

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鄭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纒八人衰經僞自衛逾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逾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恥在此
 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
 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
 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
 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
 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
 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
 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虞之史詰之御對曰
 疇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刺曠敢昭告皇祖文王

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身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
 使鞅討之蒯曠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
 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大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
 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僂曰雖克鄭
 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危稅焉
 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
 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
 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

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
歿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
邊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
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昌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
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旣罷而大荒荐饑
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羸於東海之
濱天占旣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
宣等之利無使失俊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

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
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
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
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
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
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
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
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
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主之所以
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

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

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旣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

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
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
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
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
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
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
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
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
筭側席而坐不埽主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
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
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
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
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填通相問也
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
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
徒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
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

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瞶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瞶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蘇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

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
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
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
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
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
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
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
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
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
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
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
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
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
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
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
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
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
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斃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

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執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楚懷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畱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執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君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

系漢書卷六十一
三十一
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
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
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自立楚者將軍家也今
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
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
爲上將軍當卽若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
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
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
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
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

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
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
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怖恐於是
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
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漢韓信以兵數萬欲下東井擊趙使人間視知趙王
不用廣武君策還報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
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
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

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飡曰
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諄應曰諾謂軍吏曰趙
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
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
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
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諄棄鼓旗走
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
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
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
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
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
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
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
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
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
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
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
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
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

人而戰之其執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
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齊王廣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
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
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
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
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
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執
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
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

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
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
且詐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
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
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
城陽皆虜楚卒

馮異討赤眉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夫變服與赤眉同
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詭出兵以
救之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
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

追擊大破于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
走宜陽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
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澗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
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

王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蘇茂將五
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爲武軍糧武
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
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
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
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

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
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
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
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
後出精騎襲其背建茂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
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
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
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

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安帝時寇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
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寇乃率衆數千渡詡
於陳倉嶠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
當發寇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
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寇不敢逼或
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
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
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
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
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寇衆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
小弩寇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
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寇大震退詡因出城奮
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
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寇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
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
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
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
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

桓帝時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度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且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楊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鼓弓弩尅期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

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
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畱決速救則城全不
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
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
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
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
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
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
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取焉遂
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
不能拔賊衆疲敝吳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
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
寇也困獸猶鬪蜂蟄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
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
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
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
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朱儁擊破趙弘餘師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
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

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
乃還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瑒秦頡皆欲
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
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
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
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
不尅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
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
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先遺孫權書曰近者奉辭
伐罪旌旄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
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張昭等曰且將軍大執
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
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公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
魯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

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爲卿後援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次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羸

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
並進追操至南郡

晉涼州刺史楊欣失羗戎之和馬隆陳其必敗俄而
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武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
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
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
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
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
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
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

但當用之不宜積蓄也帝常與隆小將妄說不
可從也帝弗納隆募羗戎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六
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
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
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
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
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
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
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屈施于車
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

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
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
隆之西音聞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
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
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
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入
猝拔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
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

涼州遂平

遂王廙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

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會等銳氣甚盛訪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
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會果畏訪先
攻左右甄會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
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二鼓兩甄敗鳴六鼓趙
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
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
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
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
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

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遂遂定漢沔

溫嶠以南軍習水蘇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餽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人虜殺萬計約用大饑嶠嘉其勲上為廬江太守

錢鳳攻逼京都假郗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死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群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順逆之勢何往不尅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明帝從之

桓溫欲伐慕容氏於臨漳郗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

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服公威略
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
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
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
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
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
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僂俛秋冬船道
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
大限闕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
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是以雲梯壞之耻

乎超曰未厭有識之也

桓溫伐蜀使江夏相袁喬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
模去賊已近譏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
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
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
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
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
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
遂大破之

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慈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

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志意慕容廆拘留乃陰結高
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
伐廆廆曰彼信崔苾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
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
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逾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
懷疑貳迭相差防一則疑吾與苾譎而覆之二則自
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
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
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衆曰崔苾昨有使至於於是二
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
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二
十里廆簡銳士配旣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
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
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
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
以身免盡俘其衆

殷浩北伐以江迺爲諮議叅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
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迺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
中書檄皆以委迺時兎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
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迺擊之迺進兵至襄營謂

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于寇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于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

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

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遂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敗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

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
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桎就
六眷等衆遂奔散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兼遣一兵其於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
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言于堅曰鮮卑寇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
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
余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
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

無及也堅不聽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
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
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
以授人卿其勉之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
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
至潁口晉武帝詔以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
以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衆八萬拒之是
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
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
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

綦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計難其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走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秦王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

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
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
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
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
感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
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
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
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
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
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大奔序因來
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
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饑
甚民有進壺殮豚髀者堅食之堅謂張夫人曰吾今
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
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北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鄧
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
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
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魏高祖留諸

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
嬰內城拒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
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
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
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
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
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
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向縛麾下罪三也伯玉
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
得抗天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
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太宗非唯副億兆之深
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教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
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返已而
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高祖引兵過
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帽伏於竇下突出
擊之魏高祖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
而斃乃得免

世宗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
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
當不復南向梁武帝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

乃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爲戰守之備英進圍鍾離
魏世宗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
非敵而城守有餘今蓋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
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
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若臣愚見謂宜修復
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
濟淮倚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
進軍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
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
昔正欲以八十日糧聚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
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
士卒自斃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
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
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
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乃召
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英與平
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沮淮
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
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
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



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
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
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
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魏世宗召英使還
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
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武帝
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
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
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
腹中卿曹勿憂也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
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
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
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
師文帝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
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
舟北下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
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
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文帝使徐湛之

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文帝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等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覈行綠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舉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使王玄謨進圍滑臺又遣安蠻

司馬劉康祖將兵助申坦進逼虎牢魏群臣初聞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世祖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復好殺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日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魏世祖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

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玄謨遁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乃使王玄謨戍碣礮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進攻弘農拔之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

表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由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遂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及四山寇胡皆來送欵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魏世祖至彭城立壇屋於戲馬臺以望城

中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
風奔潰魏兵至淮上文帝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
救彭城至盱眙魏世祖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營東山
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
營皆敗沒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
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
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
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
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
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
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
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
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乃
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
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
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
之資一攻城不拔卽畱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
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
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

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
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
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文帝登石頭城
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
怨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世
祖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瓊屋魏世祖不飲河
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
請婚文帝遣奉朝請田竒餉以珍羞異味魏世祖以
其孫示竒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
民未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
自今匹馬不復南顧

文帝召太子劭及群臣議
之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言於文帝曰北伐
敗辱數州淪破獨存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
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
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隋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廻子魏安公惇軍沁
東于上流縱火抵頴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
餘里麾兵小却欲待韋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
却鳴鼓齊進軍旣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
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廻卒十二萬陳於城南

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迴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經濟類編卷六十一終

經濟類編卷六十二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八

戰畧 二 三十九則

唐太宗車駕至安市城攻高麗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率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

系沙類編卷六十二
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
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
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
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外服戎狄獨立爲
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
計者不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
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
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杜爾將千騎以
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
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上與無忌
等從數百騎乘高麗軍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
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
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
將步騎萬五千陳于四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
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
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勅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
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
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
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
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率衆請降舉國大駭後黃

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高宗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奉職泥孰匐爲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初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爲之援且伏精兵于後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

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其胡騎雖銳不能特重苟不獲
利氣沮心離於是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
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軍入
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
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于城下齊發射之賊稍却乃
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
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
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
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
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
率土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
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
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
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
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
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
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
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

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
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
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在魏諸軍
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窺汴州請
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泔維絳冀與
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
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于陝退守潼關光弼因兩
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
矣不如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
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嵎嶺龍
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
率吏民避賊而率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
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
有兵二萬糧纜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
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
騎將劉龍仙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
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
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孝德曰願選

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瞑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羶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

焚盡思明屯兵于河清欲

糧道光弼

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

人使將雍希顥

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

何人敵也至勿與之

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

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賊塹塹八道開柵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塹柵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率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

死敵我自對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
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
固懷恩小郤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
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
明及摯皆遁去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徧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
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
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
者斬旣而夜出陳于甘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
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將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
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
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
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
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
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
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
乾備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
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
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

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鏤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澗西元濟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

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信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懇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後唐莊宗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攻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撫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于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讐耻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部

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必有姦人動搖變生于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王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于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與唐契丹王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三千餘里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石敬瑭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耆未三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

主契丹主執敬塘手恨相見之晚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塘甚歎伏

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郤周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王陳于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陽衣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贇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今日不惟克用亦可使契丹心服矣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勁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額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漢副樞密使王廷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叩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

勿妄言斬汝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
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
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
謂其同列曰王危急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
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
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將二千人進戰
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
漢兵大敗楊衮畏兵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王之語
全軍而退愛能徽引騎南走剽掠輜重揚言契丹大
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世宗遣近臣諭止之不
聽殺使者與劉詞遇止之詞不從引兵北時北漢王
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戰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
敗之追至高平僵屍滿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
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
之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選
北漢降卒數千人爲效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二千餘
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王率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
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倉皇而去衰老力憊殆
不得支僅得入晉陽

宋太宗時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

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莽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鎗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

繼隆發鎮定兵二萬會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率精騎數萬邀諸塗北而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

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仁宗時狄青旣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青明日卽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賊無不斃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儂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

龐籍之力也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

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

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二路
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
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
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
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
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
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旣集宜加伐不可許和
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
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
因詐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
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

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
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
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
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闡興
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
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
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
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
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

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
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
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
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
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
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
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旣敗退保泰州召趙
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
待罪高宗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浚
之輕師失律焉

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
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
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
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牒知賊怠乃
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
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
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
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
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
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

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爲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皆遁

岳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

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亦騎王貴

勇又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徐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唯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

其地甚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
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岳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
郟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
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
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
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
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
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
亦一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

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兀术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
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二十萬次于臨穎
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
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焚馬得箭
簇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追奔十
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
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术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
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
之殺兀术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大行忠義兩河
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

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
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寇騎五百奮擊
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兩河豪傑李通等率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
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
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
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
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
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
如此今日之挫衄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
制其下但論之曰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
鎮崔慶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
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
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
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
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
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
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
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
字牌乃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

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徒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兀术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信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术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左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董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

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堪人冑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攸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高宗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俱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于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

侯兀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
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
屯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
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
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
伏廟下岍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岍兵先入廟兵
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
出獲兩騎其二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
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
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

甚衆虜兀术之壻龍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
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
西上兀术循南岍世忠循北岍且戰且行世忠艤幢
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
兀术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
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
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术乃復
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字董太一
引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
黃天蕩太一軍海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

金山下豫以鐵纜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
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沉
之兀術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
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
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術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
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
人獻破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
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
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術
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術以小舟出江
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術令善射者乘
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
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術遂濟江屯于
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術十萬之衆凡四十八
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
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
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
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
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

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
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
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
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
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犄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
甚謀必取玠于是兀木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
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距進
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
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
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盆以待之敵至伏發
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二流矢僅以
身免亟髻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
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
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
盡死力故能成功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
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二百里
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
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
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

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
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
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
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
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离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
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甲
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
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
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
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
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
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
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
時張浚亦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
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
及撒离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
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
可招邪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
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
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

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离喝劉夔率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香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

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离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

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取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剡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

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
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
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
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
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
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
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
詔班師時璘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
川矣詔至璘卽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
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
攻不下或旣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
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
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
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
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陣者聞呼相公來觀
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
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
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加入

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
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
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
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游騎攻黃牛堡守
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
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
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卽馳至殺金平
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
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

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
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
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
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
過人遠矣

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揚
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青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
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
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居所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
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詣屯蜀口以璘同節制

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于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王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

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士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劔爭

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
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
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
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
涉潁河遂圍城錡預于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
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
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旣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
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
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
許清輩蔽一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

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彊弩自城上或
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
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
益盛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閭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
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
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
命折竹爲詔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
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白人
者聞吹鼙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
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率十萬



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
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
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
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且敵營甚邇而兀
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
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
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
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
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
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
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聞
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鴛車砲具不
用而械成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帥衆皆曰
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
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
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
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
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穎河上且毒穎上
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
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

疲斃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
乏鎬士氣間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
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
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
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
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
營去鎬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
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
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二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
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
鈐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
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
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鎬軍
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鎬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
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
食已轍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
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彊者
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旣而
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
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

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
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
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
皆捷兀术以拓臯地坦平利于用騎因駐師錡進兵
與兀术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
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
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
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
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卽
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分
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
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
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
翼之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
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
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卽走保紫
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旣而
兀术復親率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
北遂復廬州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
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王亶召諸
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
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
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斃
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王
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僉鄉
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劉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
合肥劉猗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
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
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
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
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
州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
會邊報日急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
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
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
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
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高宗善之然慮
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

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可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猗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猗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猗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猗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猗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猗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

果楊殿前也卽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
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
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
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魏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
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
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
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
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
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

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
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
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
囚發倉廩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
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嚮應旬日
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
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
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率兵
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
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

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
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晷告急于勝勝提
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
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
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
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鎗刃出圍金人追之馬中
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
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
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
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
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
死傷多遁去

金玉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
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奔賭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
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
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
大舟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
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岍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
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
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

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
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
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
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
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
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岨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
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
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岨者七十艘直
薄宮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
庸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卽揮雙刀出土
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
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
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
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
之會報曹國公已卽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
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
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
帥謀北遷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
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
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

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遷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楊州使符寶郎耶律沒咎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

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寧宗時諸將用兵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于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

之則已遠矣

理宗時李全浚圍城塹趙范趙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

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起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捨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蔡

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
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蔡率諸將以
制勇寧淮二軍促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
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
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
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
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
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
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
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
汝拱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
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
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
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
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
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
爲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
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
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

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
 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
 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
 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
 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
 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
 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
 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
 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
 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
 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極口詬罵殺
 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
 軍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
 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濶端次于成都四蜀所
 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盧合州順慶府而
 已

蒙古王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王降且索翰
 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
 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王乃封荆
 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

系漢書卷六十一
四四
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
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
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
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
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
駕忽出都人驚愕失錯但跪于道旁老幼遮擁至有
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
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
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
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

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鞬
鞞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
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
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
破大礮或碌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
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
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
華王溪所折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
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
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

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士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白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陜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又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特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襲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

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
盞合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
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况以罷攻爲可賀邪合
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邪乃命
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君災三日哭今園陵如
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
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
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
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昔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
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金武仙愛將劉儀請孟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
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峪山三砦蔽其
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峪山沙
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
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
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下順復破默候里
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旣破
版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
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感必上峪山絕
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

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嵯谷山爲之
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
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
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
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
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
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
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
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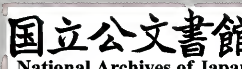
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
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
士踊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
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
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
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
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斫木
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
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
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

城金蓋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
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
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
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
犯塔察兒遣張柔率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
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
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
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
郎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
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
謂曰比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
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
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
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
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
朮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
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
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衆婁室
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
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于

城上立柵自蔽忽邪虎摘三向精銳日夕戰禦金王
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
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
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

度宗時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
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
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
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
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
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

伯顏乘間遣兵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已
自漢口開埧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
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
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鷄
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
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
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
襲南岍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
若分軍船之半循岍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
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



援阿木郎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
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木遙見南岍多露沙洲卽登舟
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
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
飛軍却阿木遂登沙洲攀岍步圖散而復合者數四

軍儲二則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
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
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
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
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
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
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
守成臯此乃
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
去自奪其便臣
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

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後唐莊宗以軍儲不足謀于群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卽勅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屯田 十五則

漢宣帝時諸羌畔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老臣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圖上方略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邛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

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訐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十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陜以西道橋七十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充國旣上奏宣帝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於是充國復奏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自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

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
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
而明王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
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羗虜瓦解前
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
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
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
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
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賑
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
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
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疥墮之患坐
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
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陘中道橋
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
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
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

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充國既復奏宣帝又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又奏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旱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

月與遠在來者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燧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

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
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
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
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
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
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
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
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
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
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
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
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王社稷之福也臣幸
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
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
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上於是報充國曰今聽
將軍計善明年充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
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人溺饑死者五六千人請
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于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明皇時奚契丹旣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

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而邑浸繁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絲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

所減多矣德宗曰善卽命行之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王或謂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勅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末業

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末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神宗曰長恩二十二年宋孝宗時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詐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理宗時孟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于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

八都會爲飛鵲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日
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
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月奉
行之尋蕪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
枋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
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
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
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家古潤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

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
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
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
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
至則戰退則耕西起攘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
福聽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
之百姓莫不稱快

馬政 七則

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岍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繚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二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

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
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
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
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
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于墨
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而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
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
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于鴻臚至是代宗欲悅
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

餘

後唐明宗初今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
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
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止之

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
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
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是漢兵乏
馬高祖詔市士民馬于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宋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不便

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今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自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二體量草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

